

元 康 著

共和国大案

飞贼

段云鹏

落网记

逮捕

凶

与燕子李三齐名 江湖人称赛狸猫

炸毁何思源的家

行刺共和国元帅叶剑英

七女根匪
据一
國
防
部
一九五〇年
一月九日
天津
特
約
組
北
平
小
組
中
月
北
定
行
公
局
動
決
事
組
公
局
組
定
行
總
局
公
局
組
捕
動
案
協
安
港
案
破
基
助
部
段
本
正
特
段
案
馬
井
將
南
法

中国盲文出版社



共和国大案

飞贼 段云鹏

落网记



中国盲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和国大案 飞贼段云鹏落网记/元康著. - 北京:
中国盲文出版社, 2001. 1

ISBN 7-5002-1211-9

I. 飞… II. 元…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169 号

共和国大案 飞贼段云鹏落网记

著 者:元 康

出版发行: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

邮政编码:100072

电 话:(010)83895214 83895215

印 刷:铁道部十六局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8

印 数:10001-17000 册

版 次: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02-1211-9/I·178

定 价:12.80 元

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
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主犯落网	1
第二章	从飞贼到军统	15
第三章	企图行刺叶剑英	53
第四章	顺天府夹道的黑影	70
第五章	逮捕陈布雷女儿	87
第六章	爆炸何思源家	94
第七章	在上海的最后日子	113
第八章	第一次潜入大陆	121
第九章	网罗旧部	147
第十章	天津就是咱们的基地	166
第十一章	第二次来大陆	181
第十二章	一份瞒天过海的报告	199
第十三章	四面钟下的爆炸	216
第十四章	惊走“赛狸猫”	234
第十五章	立即逮捕	254
第十六章	最终的判决	271

第一章 主犯落网

1

1954年9月7日15时34分 北京 公安部
一封急电：

客人已抵港，不日将入境。请指示。

部长接过电报，高兴地用手一弹：“很好，”接着吩咐秘书：“马上给广东回电，按预定计划行动。注意，千万不要惊动他！”然后说：“通知北京市公安局，通报情况。”

1954年9月10日9时 广州 广东省公安厅

“对，很好。告诉罗湖口岸，如果他从那里入境，按一般手续，准予入境。其他事不要管，有什么情况及时联系。”厅长放下电话吩咐：“立即把情况向部里汇报！”又问：“北京的同志到了没有？”

“已经派车到机场去接了。”

9月11日凌晨2时40分 北京 市公安局

位于东交民巷的北京市公安局灯火通明。冯局长在办公室里看着墙上的地图，他已经有好几天没离开这间办公室了。

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随着抗美援朝的胜利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已经全面展开。全国各条战线都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政治稳定，经济复苏，市场繁荣，人民

享受着那段美好的生活。但是,被赶出大陆的蒋介石集团,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准备反攻大陆。台湾保密局不断向大陆派遣特务,到内地网罗一些惯匪惯盗、国民党旧军官、流氓地痞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斗争十分激烈。

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她的5周岁生日。人民喜气洋洋准备庆祝这一盛大的节日。每逢五一节和国庆节,最忙碌的就是公安部门。别人过节休息,他们则需要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地工作。今年则更加紧张,一直困扰了他们几年的“保字113号案”,现在总算有了新的进展。昨天下午,派往广东的季朝和邵武已经按时到达了,他相信这两位同志一定能出色完成任务。看了看手表,此时已经是深夜2时40分了。

9月14日中午12时 深圳

9月中旬,这里的天气还相当热。老镇上来来往往的尽是那些身材瘦小、皮肤黧黑的广东人。他们肩膀上似乎挑着一副比他们体重还要重的货物,走起路来一晃一晃地,绝对的不堪重负。

街上有卖凉茶的摊贩在不停地吆喝着。这些过往的挑夫们没有人顾得上停下来喝上一碗凉茶。然而,卖凉茶的妇女却丝毫不气馁,依然用她特有的声调一声接一声地吆喝着。

“来一碗!”一个身穿白色绸布褂的中年男人走到茶摊前。

卖凉茶的妇女忙从盖布下取出一个蓝边碗,倒上凉茶,毕恭毕敬地递给那人。中年男人把头上的那顶凉帽压得很低,几乎把眼睛都要遮住了。如果不细致观察,绝不会发现他的举动和别人有什么与众不同。

从外表上看,他是个过往的外地客商,这种装束在边防镇上并不特殊。这里是大陆通往香港的唯一关口,一条深圳河,把大陆和香港隔开,一座罗湖桥又把两个世界联系起来。每天都有来往的客商经过罗湖桥,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些装束不同的人从这里经过。

似乎没人注意这个外地客商，但客商却显得十分警惕。他从凉帽下射出的两道锐利的目光，极力在搜寻着什么。尽管这一细小的举动一般人不会留意，但还是被另外两对比他更锐利的目光注意上了。

忽然，从东开过一辆卡车，从他身边擦过，掀起一阵风，险些把他的凉帽吹跑，在他抓帽子的一刹那，露出了半个剃得光光的头。

和秃头形成45°角的两个人，都发现了这个秃头在用手护住凉帽。两个人距离秃头大约有一二十米远，一个跟当地的“土著人”很相似，一个样子像个北方人。

秃头喝完凉茶就朝车站走去。“土著”和北方汉子的目光对了一下，便分别朝两个方向走去。北方汉子绕过一条街后才朝车站方向走去，“土著”挑着一挑子香蕉，跟在秃头后面。火车进站了，农民挑着担子，提着重重的包裹，拥挤着通过了检票口，朝一节节空车厢跑去。秃头夹在人群中上了车。

站长室里那个北方汉子正在打电话，从他的表情上看，事情一定很顺利：“放心吧，保证安全正点！”

话一说完，那个北方汉子立即换上铁路服，扣子还没扣好，就听到火车出站的铃声。就在火车启动的一瞬间，北方汉子一个箭步登上了最后一节车厢。

9月14日14时20分 广州 广东省公安厅

几位主要负责人都集中在一起，厅长说：“‘客人’离开深圳了，我们马上分头去准备。‘大经理’那里不会出问题吧？”

“不会。”

“‘客人宿舍’的安全有没有问题？”

“绝对安全！我已经检查过两遍了，没问题。”

“可千万别大意啊！这可是中央‘请来’的‘贵客’，咱们得小心

伺候哟!”

9月14日23时50分 北京 公安部
又一封急电：

客人接到，一切顺利，正在询问中。

几位领导传看着电报，脸上都露出会心的微笑。

同一时间 广州

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一盏200W的白炽灯下，正进行着一场特殊的较量。

“姓名？”

“张仁。”

“说你的真实名字！”

坐在预审员对面的秃头苦笑了一下：“我没用过别的名子。”

预审员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对方，秃头还是一副无奈的表情，仿佛受了多大的委屈。预审员清楚，面前的对手是个极其狡猾的家伙，第一次交锋，他绝不会老老实实交代的，跟这样的对手斗，既要有耐心，又要讲究策略。

秃头似乎比预审员更加老练，很规矩地坐在那里等着发问。

预审员却并不轻易出招儿，只是用眼睛死盯着对方。

这是一场心理战，有点像一对围棋高手在较量。

但处于劣势一方的秃头，并不认为自己处在不利的位置上，反倒认为这个年龄比他小将近一半的预审员，现在已经无计可施了。刚才的一问一答，他觉得自己简直是游刃有余，回答问题天衣无缝。眼前这种场面，可以说他见得多了，无论是来硬的还是来软的，他都不在乎。民国时候“过大堂”，不比现在这阵势厉害？那

又怎么样,不是都闯过来了?共产党的“大堂”虽然还没经过,看来也没多少新招儿,而且听说共产党问案不动大刑,对他来说简直跟闹着玩儿一样。

季朝,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预审员,绝不像秃头想得那么简单。几年来,在与各种各样犯罪分子的较量中,已经摸索出一套对付不同犯罪分子的审讯经验。他善于掌握不同犯罪分子的心理,善于抓住他们的弱点,寻找突破口。眼前这个罪犯,正是他们等了三年的一条“大鱼”。经过一系列地精心策划,今天终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季朝非常清楚对手的一切:

坐在自己对面的秃头,正是“**保字 113 号案**”的主犯,他的真名叫段云鹏。

段云鹏 1904 年生于河北冀县徐家庄,行伍出身,后为京津一带大盗,曾与“燕子李三”齐名。1946 年被马汉三收为军统特务,跟踪军事调停处中共代表团的活动,图谋暗杀叶剑英,未果。1947 年参与侦破我北平地下电台,逮捕我地下工作者的行动。北平解放前夕刺杀何思源先生,造成一死五伤的惨案。解放后逃往台湾,先后三次潜入大陆进行破坏活动,网罗社会上的残渣余孽,组成所谓“华北行动组”,刺探情报,搞暗杀纵火等活动,给社会治安造成很大危害。

“**保字 113 号案**”涉及京、津、沪、穗、鲁等五省市,同案犯多达 100 余人。此案是国家公安部直接抓的大案,公安部责成北京市公安局、天津市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广东省公安厅、山东省公安厅协同作战,至 1952 年 7 月,已破获段云鹏的四个潜伏组、四个联络点,共捕获 148 名案犯,其骨干分子已全部落网,只有主犯一人逃往台湾。

现在,“**保字 113 号案**”的主犯已经落入法网,自作聪明的段云鹏还以为能够瞒天过海,骗过预审员,误把他当成香港商人,再次蒙混过关。

季朝回想着上级领导的叮嘱：逮捕这样的“飞贼”非常困难，因为这些人大多都有点儿特殊的本事，一定要防止狗急跳墙，施展他们的特殊本事，从我们手心里逃脱。他决定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利用敌人自己的错误估计，麻痹敌人，使其精神放松，然后再寻找适当的机会进行突破。

只有短短两分钟的沉默，对段云鹏来说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他开始感到预审员的沉默不像是无奈，因为他看到这位留着小胡子的、年轻的预审员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你要清楚，我们从来不平白无故地抓人。”

“我就是香港‘大轮行’的经理，所有证件都证明我是个合法商人，你们这样对待港商，我要提出抗议！”

“既然你是合法商人，为什么还用这些密写工具写信？”季朝及时出示了第一个证据。

段云鹏一时语塞，马上进行狡辩：“你们这是栽赃！你们这是陷害！我控告，……”话还没说完他就自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了。

审讯只好中断。医生马上进行抢救，一看瞳孔没有放大，心脏跳动也正常，检查不出是什么病症。在场的人都很纳闷：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就倒了呢？这家伙在搞什么鬼！

“先抬回去吧。”几个战士把段云鹏抬走了，囚禁在一个十分坚固的牢室里，十几名全副武装的战士严加看守。

小会议室里广东省公安厅的同志正和北京来的同志交谈，季朝走了进来。

“我们已经给北京发去电报了，你坐下休息一下。”广东的同志热情地招呼着。季朝坐在梁永大旁边，笑着对他说：“你这个‘钱经理’扮得真像，等会儿还得继续上场啊！”

梁永大说：“没问题。这家伙很狡猾，在旅馆里我刚要拨个电

话就被他按断了。”

“等会儿把你关进去时，要经过他那里，你还得装得很委屈。”

梁永大点点头。

段云鹏呆在囚室里睡不着，一幕一幕地回想着这几天的每一个细节，他找不出什么可疑的地方。

在离开台北到达香港这一段时间里，他所有行动都是由保密局直接控制的，绝不会出现什么差错。在香港期间他行动也十分谨慎，因为大陆的情况不明，他没有给任何人写过信。每天都是躲在屋子里翻看大陆的报纸，研究形势。他尤其关心北京和天津的“镇反”，看看报上有没有自己熟悉的名字。大陆的报纸对镇反运动的报道很少提名道姓，尽写一些群众如何拍手称赞的话，这使他越看心里越烦躁。

到达香港后的两个月中，他只跟几个保密局香港站的人有过接触，他为自己的行动计划作了周密的安排，甚至连保密局那几个人他也没透露自己的行踪。

1954年8月19日，陶辰找了个带路的“黄牛”，讲好了价钱又商量的偷渡的路线，第二天他就来到了九龙。在九龙的上水附近隐蔽起来，等天黑之后再回到河边探路。

不料，当时下起了大雨，到了晚上雨不但没停，反而越下越大，他们只好先找个地方避雨。“黄牛”说他先去探探路，如果能过去就马上回来接他。几小时过去了，却不见“黄牛”回来。害得他在大雨中白白淋了三个多钟头。

回到陶辰那里他很窝火，大骂“黄牛”骗了他。台湾那边也在催他快点去大陆。陶辰只好再想别的办法。于是这才把广州“和昌行”的钱容和经理介绍给他。听陶辰说，钱经理这人很可靠，是自己的一个老关系，可以帮他办理入境手续。

过了二十多天，入境的手续才办好。9月14日，他离开了香

港，经深圳到达广州。在站台上，他见到了这位“和昌行”的老板钱经理。看上去倒很像个生意人，两人谈的都是生意方面的事，钱经理还问他能不能做些药品生意，还向他打听香港方面什么生意好做。他们到了旅馆，钱经理给他安排得十分周到，还说：“陶老板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们一回生两回熟，大家都是做生意的，只要有钱赚就行。”

他做梦也想不到，他俩刚躺下就被几个拿枪的公安给叫起来了。当时他还比较镇静，钱经理倒显得很惊慌，半天才把裤子穿上，还一个劲儿地跟公安局的人解释。

他被带进审讯室，回答问题时他非常镇静，应付自如。只是让他们抓到密写工具，这对自己很不利。当时真有点儿无计可施，急中生智，他只好先用装死抗过去，等明天再说。他估计，大概是因为北京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缘故，所以对从香港方面来的人盘查很严，他在旅馆看到张报纸，才得知这一消息的。要是在这次大会之前到达北京，搞一个爆炸事件，该有多好！如果干成了，他将是保密局最受重用的人。

此时，他呆在一间窄小的牢房里，琢磨着明天的戏该怎么唱。

2

1954年9月15日上午。段云鹏被带进审讯室。感觉比昨晚的屋子大了些，而且气氛也不一样：审讯室里的人，对提审他似乎毫无兴趣，他照例坐在那张椅子上，大家没有任何反应。屋里的人都在干自己的事情：有的在抄写材料，有的在漫不经心地看报，在场所有的人几乎都没正眼看他。只有季朝看了他一眼，但一句话也没问，只顾埋头翻阅卷宗。

这场面令段云鹏大为不解，这是在摆什么阵？是不是在等人跟我对质？他决定以不变应万变。

时间一分一秒地在流逝，半个小时过去了，审讯室里气氛依

旧。不时还有人进进出出，段云鹏感到非常疑惑。一个小时过去了，仍没人理他。偶尔问他一句“喝水吗？”他不想喝水，便摇摇头。他看看屋里的人，这么长时间没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他的精神有点儿放松了。他在想，如果能到北京，第一个想要见的就是王忆南，最让他牵肠挂肚的就是这个女人。她比现在台湾的老婆还年轻5岁，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女人。说实在的，这次他之所以决定再次回大陆，在某种程度上是太想这个女人了。去年他曾收到过王忆南的一封从香港转来的信，在信中说很想念他，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本来去年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叫格雷的美国人，他很可能就来大陆了。

去年10月，保密局二处的吴坤荣，带段云鹏到台北龙泉街二处办事处见潘其武和一个姓“李”的美国人，在座的还有二处行动股股长周富庆，这个姓“李”的美国人把段云鹏夸奖了一番，然后让他把前几次去大陆的情况详细谈谈。段云鹏很高兴，他也想在美国人面前自我吹嘘一番，就添枝加叶地把三次潜入大陆，发展组织，扩大队伍，搞了多少次活动，给共产党制造了多少麻烦等等，把干过的和想干而没干的都说成自己的业绩。那个美国人都被他给说愣了，听完段云鹏的讲述就问他，现在还能不能再次潜入大陆。

段云鹏说：“难呐！我已经三年没跟大陆联系了，对那边的情况一无所知。现在没有三年前那么容易进去了，至于如何开展工作就更不好说了。”

美国人满怀期望地劝他：“无论是从你们还是从我们盟国方面，都希望你能再次潜入大陆，段先生，你看怎么样？”段云鹏眯着眼告诉美国人，得先到香港看看，跟平津方面的人取得联系后才能确定。

美国人问：“那得多长时间？”

“这可说不准。”

“你要去大陆怎么进去？”

段云鹏说：“现在大陆上正在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形势很紧张，所以我不能公开申请入境，只能偷渡过去。”

“从哪里偷渡？”

“香港九龙北面有条河，才两丈多宽，水也不太深，常有走私的从那里偷渡，过去后再想办法到广州。如果火车票不好买，就坐船到江西，到南昌再坐火车到上海。到上海就好办了，坐船坐火车都可以到天津。”

美国人听完非常高兴，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段先生对路线太熟悉了。”

一周之后，保密局二处又通知段云鹏去龙泉街。

这次接待他的是一个叫格林的美国人。这个瘦高个蓝眼睛的美国人把段云鹏审视了半天，一对蓝眼睛里透着对他的不信任。这神态一开始就引起了段云鹏的不满。接着他又向段云鹏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问段云鹏在北平和天津一共发展了多少人，走哪条路线最为保险，如何隐蔽自己，到大陆后怎样开展工作等等，段云鹏只好又详细地说了一遍。

“你到香港后要等多长时间才能定下来？”蓝眼睛不放心地问。

“这可说不准。至少得三四个月吧。”

“太慢了，不行。”美国人认为段云鹏是在讨价还价。

“不成那你们就再找别人去吧。”段云鹏本来就因为上次申请经费没批下来，心里对美国人不大满意。他私下说，现在有几个像他这么卖命的？今天一见这个美国人说话又十分刻薄，而且对他似乎不大信任，就更让他反感。

离开龙泉街，周复庆直埋怨段云鹏：“你怎么能这样对待美国盟友？”

“瞧他那副模样，一百八十个不信任！我说的都是实情，不相信他就找别人去！”

“不是这个意思。你在美国人面前要表现得十分自信，因为潘

其武已经把你的情况介绍给盟友了，他们很赏识你的才能。今天一闹僵，美国人就会认为潘其武是在瞎吹。咱又不是没本事，干吗让人家美国人瞧不起！”

段云鹏没有说话。

四天后，周复庆告诉段云鹏：“老板要见你。”

“老板”就是毛人凤。毛人凤在他的官邸接见了段云鹏。毛人凤对段云鹏是很了解的，尤其“国难当头”的时刻，多次称赞他对党国的忠心。

“要你去大陆准备得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段云鹏说：“个人方面倒没什么困难，主要是这几年没跟大陆联系了，情况不太了解，我担心冒冒失失地过去，弄不好要出娄子。”

毛人凤没说话，两眼望着窗外。

段云鹏对毛人凤的“知遇之恩”一直感激涕零，纵然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前几次他从大陆回来，毛人凤都要亲自为他接风洗尘。这种殊遇在保密局里并不多见。

他往前走了一步说：“我从不惧怕死，这您是知道的。但如果没完成您的任务……”

“你的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毛人凤说：“既然没把握那就以后再说吧。”这样，段云鹏来大陆的事就被搁置起来，一直到第二年五月才又重新提了出来。

“段云鹏！”

正当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时，冷不丁有人喊了他的名字，毫无思想准备的他顺口答应了一声“唉”，猛一抬头，见预审员季朝在向他微笑。他有些发慌马上改口道：“我听错了，听错了。”

“你没有听错。”季朝从卷宗中取出一张照片：“你看看这是谁？”

照片是他和“黄牛”在上水的一个高坡处，向深圳这边张望时的情景。照片上的人清清楚楚，他的脑袋像被人重重地击了一下。他感到非常诧异：怎么让人偷拍的呢？怎么自己竟一点儿都没有发觉呢？

“你再看看这张——”季朝又拿出一张照片。

这张是他身着国民党少校军服，佩带“云麾勋章”时拍的照。他只觉得头皮发紧，两鬓像有许多小虫子在爬——他的汗下来了。现在他已经无法再掩饰自己的窘态，痴呆呆地看着那张照片。

这是1951年初他在保密局礼堂，接受毛人凤亲自授予的“六等云麾勋章”后拍的一张半身照，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三处二科的谢奇担任授勋会的司仪，那次会开得很隆重，还请了台湾警务处的乐队来为授勋仪式演奏。第一个上台受勋的是潜伏四川的傅炳勋，当时傅本人不在台湾，就由他的夫人代领。他记得傅的夫人穿着紫色缎子旗袍，一双黑色高跟鞋，上台时还露出一双雪白的大腿。接着就是他上台。在军乐声中，毛人凤“老板”亲自把一枚“六等云麾勋章”戴在他胸前。他郑重地向毛人凤行了个军礼，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佩带着勋章，踌躇满志，觉得云高天阔，前途无量，于是就拍了这张照片。

但这张照片怎么会落到共产党手里了呢？此刻，他觉得天在旋转，浑身无力，自己像是踩空了脚，落到了无底的深渊。

3

他被押回了牢房。

段云鹏全身瘫软无力，大脑一片空白，他感到十分地懊悔与无奈。他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次提审，即使刚用过大刑押回牢房也没这样过。预审员的声调不高，但句句都刺在他的疼处，自己的防线一道一道地全垮掉了，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垮得竟这么迅速。

“交代你这次回大陆的目的！”预审员的目光把他逼到了死角，

他无路可走。他不再回答问题。预审员也没再逼着问，这次提审暂告一段。

他像只蜗牛似的坐在角落里，送来的饭菜早已经凉了。从晚饭开始，段云鹏决定绝食。

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他想了很多。他理了理乱麻一样的思绪，冷静地分析预审员的问话，他推测共产党对他的情况知道得太多了，无论抽出哪一条都能置他于死地，看来是必死无疑。如果说刚才他还有些烦躁和冲动的話，现在他非常地冷静和理智。他甚至连妻子和女儿都不想，一心希望早点吃那颗“黑枣”。

这一夜，他睡得很好，而且还做了个梦。他梦见在高雄码头上妻子和女儿把他送上军舰，他向她们挥手告别。他走到甲板上，在船头又遇见了她们，他问，你们怎么也去大陆？女儿说，不，我们去青岛，您不也去青岛吗？他一时被弄糊涂了：青岛？大陆？是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到达青岛以后去不去上海呢？不知什么时候女儿变成了王忆南，软绵绵地靠在他的身上，……

一阵清脆悦耳的鸽哨声透进牢房，把他惊醒了，“嚶——嚶——”

“吃饭啦！”饭菜又送来了。他忙把眼闭上，但饭菜的香味儿刺激着鼻孔，使他的胃难受了好一阵。

“你不要用绝食来对抗，这对你没什么好处！”看守长批评他。

“你们赶快把我枪毙算了，反正我也活不成。”

“你这样顽抗下去是危险的。我再次警告你，停止绝食！”看守长态度十分强硬。段云鹏则置之不理。

第三天上午，季朝来做他的思想工作：“你不要想得太多，过去你做了那么多坏事，对人民犯下了那么多罪，但只要你重新认识它，下决心和反动阵营决裂，争取人民的宽大不是没有可能。关键是要端正态度。你看看《人民日报》，这上面有不少这方面的报道。有的几十年都与人民为敌，但是认罪态度较好，我们还是给予了宽